美是有神性的
——奥古斯丁美学思想新论

郭玉生[1]， 薛永武[2]
(1. 南京大学 中文系，江苏 南京 210093；2.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 要：作为西方中世纪教父时期美学思想的最大代表，奥古斯丁把上帝当作美的本体，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思考美学问题。其关于上帝的美、精神美和物质美的思想为解决古希腊罗马美学中具体的、可变的、有限的美与普遍的、永恒的、无限的美之间的对立提供了崭新的思路；把“美与丑的对立统一、和谐、映衬”的观念引入美学中，给予丑一定的美学地位，从而丰富了西方美学史范畴的内涵。奥古斯丁论述审美经验专注于人的内心世界，这是其美学思想一个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美学的重要之处，在许多方面决定了西方中世纪美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强调艺术应该具有形而上的价值，其使命在于歌颂上帝和为宗教神学服务，从而为西方中世纪美学对艺术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奥古斯丁；教父时期；美学思想；上帝；神性
中图分类号：B503.1；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4)02－0126－05

从西方美学史的角度看，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 年)是古希腊罗马最后一位、中世纪第一位美学家，是教父时期美学思想的最大代表。他一生著述浩繁，涉及到美学的主要著作有《论秩序》(386 年)、《论音乐》(387－389 年)、《论自由意志》(388－395 年)、《忏悔录》(398 年)、《上帝之城》(413－426 年)等。奥古斯丁在这些著述中全面而详尽地阐发了基督教神学的美学观点，为整个中世纪美学奠定了丰厚的基础。理解奥古斯丁的美学思想，在很多方面有助于我们理解随后上千年的西方美学的发展历程。

一

奥古斯丁关于美的理论深受新柏拉图学派领袖人物普洛丁的影响。普洛丁认为，美是分等级的，最高的美为理智美，其根源是“太一”，其载体为心智和世界灵魂；其次为人的灵魂美，表现为德行和学术的美；位于最低等级的是感性知觉的美。奥古斯丁继承了普洛丁的这种美的观念，也认为美是有等级的，绝对美占有最高的等级，美从高一级的存在向低一级的存在扩展。但不同的是，普洛丁认为绝对美是古希腊诸神或心智，而奥古斯丁在西方美学史上第一次把绝对美同基督教的上帝完全融合在一起。

奥古斯丁反省他在皈依基督教之前所写的著作《论美与适宜》中所犯的最大错误就在于从事物内部寻求美，而事实上美应该来源于事物外部。他的责任并不是说明事物为什么是美的，而是说明事物的美是从哪里来的，以使人从一般事物的美上升到上帝自身的美，为上帝的美确立一个无可置疑的地位。因此奥古斯丁视上帝为唯一的和真正的美，摹仿这种美的万物是美的，但是它们和上帝的美相比就是丑的，“是你，主，创造了天地；你是美，因为它们是美丽的；你是善，因为它们是好的；你实在，因为它们存在，但它们的善、美、存在，并不和创造者一样；相形之下，它们并不美，并不善，并不存在”[1](P235)。上帝是“万美之美”[1](P41)，是其他美所由产生的“至美”。“天主是美善的，天主的美善远远超越受造之物。美善的天主创造美善的事物，天主包容、充塞着受造之物”[1](P118)。

奥古斯丁美的理论的下一个梯级是精神美，精

收稿日期：2003－08－25
作者简介：1. 郭玉生(1973—)，男，山东济宁人，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2. 薛永武(1957—)，男，山东青岛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神美包括道德美和艺术美。在精神美方面，他特别重视人的心灵美。心灵美由“遵守教规”的思想、在道德上当之无愧的行为等组成。奥古斯丁反复强调，德行使心灵变得美，恶习使心灵变得丑，所以他这样写道：“在某种方面，遵守教规是心灵美，由于这一点人成为美的，甚至身材佝偻丑陋的人也往往是美的。”[2](P217)他把上帝的至美与道德的自觉相融合，鼓动人们赎补追求肉欲的弊端，唤起对自我心灵的关注，告诉人们，人必然地存在于备受煎熬的痛苦之中，但他也应当必然地存在于至高至美的神圣与和谐之中。

比精神美低的是物质世界的美。上帝创造世界的基督教思想决定了奥古斯丁对物质世界及其美的态度。在他看来，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不可能是丑的，只不过由于人们不善于理解许多植物、动物的美，而以为它们是丑的。在奥古斯丁之前，基督教就揭示了物质世界的美，他对感性美的重视并非继承了早期古希腊美学的传统，而是发展了基督教的观点。如果说普洛丁逃避物质美而趋向精神美，那么奥古斯丁力图以上帝本原来证实物质美。物质美作为上帝的创造，被理解为上帝美的折射和指向上帝美的符号。在物质美与精神美的关系上，柏拉图的美学理论也有类似的观点。不过，柏拉图轻视物质美，因为物质美只是精神美的苍白的反映；而奥古斯丁则赞扬物质美，因为物质美是上帝美的折射和符号，它局部地反映了上帝美，经常指向上帝美。正如塔塔科维兹所精辟地指出的那样，感性美在奥古斯丁那里“丧失了其大部分直接价值，它却获得了一种间接的、宗教的价值。它成了一种手段，而非目的”[3](P68)。

奥古斯丁探讨了美的基本特征和原则。为什么美能够引起我们的快感？为什么我们喜欢美的事物？类似的问题曾经使奥古斯丁很感兴趣，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他总结了古希腊美学的成果。他把形式和数看作感性美的普遍特征，明显受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神秘主义的影响，把数加以绝对化和神秘化，“观察大地与天空，可以发现快感仅生于美；而美取决于形状；形状取决于比例；比例又取决于数”[3](P75)。此外，奥古斯丁还区分出美的较为具体的特征和规律，它们包括平衡、类似、适宜、对称、比例、协调、和谐等。这些原则中占首位的是整一，“整一是一切美的形式”[3](P75)。他把物质美的一切形式规律看作是最高的真和善即上帝的表现，绝对的整一同时就是绝对的真和最高的善，因此感性美的形式规律归根到底是有内容的，它们并非自身具有意义。在这一点上，奥古斯丁的美学思想与古希腊美学有着鲜明的分野。

应该说，奥古斯丁把上帝作为美的本体，不仅丰富了上帝的形象，而且深化了美的内涵。从古希腊美学到新柏拉图学派一直存在着两方面的对立：一方面是执著于具体的、可变的、有限的美，如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等；另一方面是沉迷于普遍的、永恒的、无限的美，如柏拉图、普洛丁等。前者把美归因于和谐、善（有用、有益）、整一，也就是归因于事物外在的感性方面，因而不能解释美的普遍性、永恒性与无限性；后者则把美归因于理念、太一，也就是归因于事物内在的超感性方面，因而忽略了美的具体性、可变性与有限性。事实上，从绝对意义上来讲，纯粹普遍的、永恒的、无限的美与纯粹具体的、可变的、有限的美都是不存在的，任何真正的美都是这两方面的统一。奥古斯丁关于上帝的美、精神美和物质美的思想为解决上述两方面的对立，克服二者各自的片面性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二

奥古斯丁关于“丑”的论述在西方美学史的“丑”论中独树一帜，他的“丑”论实际上是基督教神正论（即上帝虽然容许罪恶存在，但仍无伤其神圣与公正的观点）在美学上的运用。它的依据并不在于经验的归纳，而是在于一种先验的宗教预设。

奥古斯丁肯定现实世界的美，把现实世界称为一首“美丽的诗”。当然，对现实世界的美的认识并非新观点，斯多葛学派就提出过类似泛美的理论，但在奥古斯丁这里却成了一种宗教化观念以及作为对上帝的创造的辩解。它植根于基督教的这种信仰：世界只能是美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造物。正因为奥古斯丁把美学与神学联系在一起，因而丑在他这里具有了古希腊罗马时期不曾有过的意义。万物既为上帝所创造，都从上帝那里得到形式和光辉，所以就没有绝对的丑，丑仅仅是相对的残缺而已。“一个人如果像一座雕像似的被安置在一座极其宏伟美丽的建筑里，他将难以领略他仅仅作为其一部分的这一建筑的美”[3](P78)，而在“孤立的状态中令我们不快的事物，如果被置于整体中考虑，就会给我们以极大的快感”[3](P75)。因此，奥古斯丁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合拍的心灵，只能看到各个孤立的不同部分，见不出整体及其和谐，就会觉得某些部分丑，甚至全体都丑。而一个人能否从差异部分的统一中见出和谐，要看他的资禀和修养如何。这样，奥古斯丁

把丑主要归结于观察者的美学素养，而不是归之于事物的本质，旨在强调审美体验中的主体作用。

奥古斯丁关于“丑”的另一个观点是：丑是必需的。丑并非某种实在的东西，而只是某种缺陷。与以整一、秩序、和谐为特征的美相反，丑存在于这些特征的缺乏中。这种缺乏只可能是部分的，因为一个事物可能不同程度地具备整体性与秩序，却不可能完全没有它们，因此不可能有完全和绝对的丑。丑是必需的，它之于美就如同阴暗之于光明，丑是形成美的一种因素。这样，丑在美学中就不是一种消极的而是一种积极的范畴。奥古斯丁认为，恶与丑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一，它们可以成为善与美丧失的警戒。比如刑罚是不好的，但因刑罚之故，许多人没有走上作恶的路；已经作恶的人也有许多人洗心革面，成为新人，可见刑罚之不可缺少。人在大自然面前尽可以无知，但在善恶美丑方面应该清醒，人应该了解“善恶的原因”，否则就不能“避免生活中的诸多错误与烦恼”，保持善与美的不遭破坏。其二，它们可以作为善与美存在的确证。因为没有善与美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对于善与美的败坏，恶与丑败坏着善与美，说明善与美仍在维持着、固有着，说明善与美还没有完全丧失自己。

鲍桑葵高度评价了奥古斯丁“丑”论的美学意义：“马上就把我们带到了我们在今天的诗歌情趣或正统情趣中可以找的那种关于丑的近代流行理论的水平。这种理论的实质是，它认识到丑的东西是美的东西的一个从属的要素。丑是美的衬托物，然而，整个来说，它又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或者几乎是传统意义上的和谐或对称的效果有所贡献。”[4](P178)奥古斯丁把“美与丑的对立统一、和谐、映衬”的观念引入美学中，给予丑一定的美学地位，从而丰富了西方美学史范畴的内涵，因此鲍桑葵进一步指出：“这一理论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比任何希腊人都更直接地处理了丑的问题，比普鲁塔克要直接，因为普鲁塔克只是把丑看做是艺术技巧的证明，除此之外，就把丑从艺术中排除出去了。也比普罗提诺要直接，除非我们在解释普罗提诺对无形式的东西的看法时对它赋予积极的意义，而不单单是消极的意义。”[4](178)

三

奥古斯丁对构成审美经验的两种因素作了区分：一种是直接的、来自感官的——对于色彩、音响的感官印象和知觉；另一种是间接的和理智的，即色彩和音响所表现与描绘的东西。他说：“对此，我不是凭肉眼，而是凭心灵去认识。”“我相信我以肉眼所见之物愈是接近我以心灵理智之物，它便愈加完美。”[3](P77)对审美经验中两种因素的认识是奥古斯丁有关审美心理学的第一个论点。

奥古斯丁的第二个论点是审美体验的产生不仅有赖于审美客体，还有赖于审美主体。在心灵与美的事物之间必须有某种和谐与相似，否则心灵将不会为这一美的事物所感动。在这里，奥古斯丁特别强调了审美主体中的理性因素。他认为，人的认识机能包括感觉器官、内在意识、理性这样三个层次。感觉器官的对象是色彩、声音、气味、味道以及软硬粗细等性质。感觉器官不仅感知也在判断，因此与人的快乐痛苦是紧密相关的。但感觉器官只是生命的一种形式，它关心的只是事物的存在，而不是美，它甚至不承认或不关心事物的整体性。内在意识的对象是各种感觉器官，它接纳并分析感觉所提供的信息，从而为人的行动提供依据。它使人注意到事物的整体及其美，但是对世界作为整体和作为过程的美在内在意识中还不能把握。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由于理性的引导，人才超越了感官存在与感性生命达到对世界及自身的深刻理解。与感觉器官、内在意识不同，理性的对象是普遍的、永恒的事物，即数、智慧（真理）、上帝，人能够通过理性理解把握数、智慧或真理、至善与全美。

奥古斯丁把节奏概念引入审美经验中，这也是他的一个创新之处。奥古斯丁把美区分为静态美和动态美。静态美指颜色和形式美，动态美反映运动美。静态美在古希腊美学中已得到研究，奥古斯丁进而研究了动态美，认为它更富有精神性，对它的评价也更高。在奥古斯丁看来，世界的美就在于世界诸成分经常地处在运动、发展和更替中，有节奏的运动是音乐、诗歌、舞蹈的基础，是它们美的因素。动态美也为人的生活所固有，因为快感、幸福和愉悦都是在时间中流逝的。因此，在奥古斯丁的美学思想中，节奏作为动态美的基础受到关注。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曾从数学、伦理学等角度对节奏进行分析，而奥古斯丁对节奏的分析则引进了心理学的方法，由于美的事物中含有节奏，因而在对它的体验中必然具有节奏。他把节奏分为五种：音响的节奏、感知的节奏、运动的节奏、记忆的节奏、心灵自身所固有的节奏。其中心灵节奏是一切节奏中至关重要的，没有它，我们既不能感知也无从创造节奏。这种心灵节奏是与生俱来的、由自然赋予而永恒不变的。

总之，奥古斯丁论述审美经验专注于人的内心世界，这是他的美学思想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美学的一个重要之处，在许多方面影响了西方中世纪美学发展的基本走向。

四

在评析奥古斯丁的艺术理论之前，尤其应该注意了解奥古斯丁所说的“艺术”的含义。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的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一切领域都称为艺术(artes)，同时有自由艺术和机械艺术的区分。在中世纪基督教教义中，自由艺术和机械艺术更加对立：前者只包括七个样式——语法、演说术、辩证法、代数、音乐、几何学和天文学，后者包括所有的手工技艺和造型艺术。除了代数之外，奥古斯丁考察了各种自由艺术。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下，奥古斯丁阐述了各种艺术的形成过程和特征。他把理性视为艺术的起源，把艺术的“合理性”看作艺术的主要价值。自由艺术在他那里是永恒不变的宇宙理性规律的总结，而机械艺术(如绘画、建筑、雕塑)的基础也是理性。“合理性”表现在作为美的基础的各种规律中，即表现在如平衡、比例、节奏、适宜中。

奥古斯丁的艺术观念对西方中世纪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他把世界的结构规则几乎全部归结为审美规则，这些规则包括整一、数、平衡、适宜、和谐、对称、类似、节奏等，它们自然也是艺术的基础。在奥古斯丁看来，艺术的规则和美的规则是一致的，他自觉地使美和艺术相接近，认为美和艺术有着共同的来源：“艺术家得心应手制成的尤物，无非是来自那个超越我们灵魂，为我们灵魂所日夜想望的至美。”[1](P218－219)由此，奥古斯丁认为艺术的主要内容是表现美，艺术作品的价值取决于其所表现的美的程度，表现较高级的美的艺术也就具有较高的价值。

其次，奥古斯丁主张艺术必须为宗教神学服务，从而影响了西方中世纪对艺术的定位和作用的理解。随着奥古斯丁对基督教的皈依，由于机械艺术比自由艺术更容易用来影响人心，所以古希腊所推崇的自由艺术在他那里越来越失去价值，而机械艺术的作用和意义得到提高，但这已经不是古希腊的机械艺术，而是新的、基督教的、服务于教会的机械艺术。在奥古斯丁神学美学观看来，一切大自然的美都是上帝之美的一种象征，因此，赞颂这些美，就是赞颂美的创造主——上帝，艺术的使命就在于此。奥古斯丁认为艺术通过对有形的日月星辰等自然美、形体美的歌颂来礼赞上帝，从自然美中去观照上帝之美，从人间的世俗之美中去观照天国之美，从有限的美中去观照无限的美。奥古斯丁的这些观点具有理想性和抽象性特征，深深打上了中世纪教父哲学美学的标记和烙印。这种美学观的形成是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共相学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体现了奥古斯丁对艺术的形而上的追求。艺术不能满足于一时的声色之娱，不能满足于一时的情感补偿；艺术应当为无意义的世界创造出意义，为人类创造一个超验的价值世界。这是奥古斯丁的艺术观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发。正因为奥古斯丁强调艺术的使命在于歌颂上帝和为宗教神学服务，一切不符合这一主张的艺术在他看来都是应该予以敌视的。奥古斯丁早年爱好世俗文艺，皈依基督教后，他对其早年爱好世俗文艺深表忏悔，认为世俗文艺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易于使人产生共鸣，将人们误入歧路，所以必须对其认真清算。在我们今天看来，奥古斯丁站在基督教神学立场上贬斥世俗文艺，固然有明显的偏颇，但其观点中也存在合理性因素。

第三，奥古斯丁还对语言艺术与视觉艺术这两种艺术形式作了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区分：“观赏绘画是以一种方式，而阅读文章则用另一种方式。当你看一幅画时，过程已经结束了；你已看见它，赞美它。当你看到一篇文字时，过程却没有完结，因为你还必须阅读。”[3](P79－80)这就意味着，当我们注目于优美的文字时，仅仅赞美作家为使文字相等、对称、绚丽而表现的技巧是不够的，除非我们同时阅读他以文字为媒介所表达的一切。奥古斯丁由此提出了艺术实现自己功能的两个途径：一是对艺术接受者直接起审美作用和情感作用，如观赏绘画；一是通过符号系统来实现，如阅读诗歌。奥古斯丁从两个方面阐释了艺术的符号功能：一是艺术引导人们从事物和文字的外部进入它们深层所显示的意蕴，例如基督教的启示真理；二是由此艺术作品本身就成为了这些所谓意蕴、真理的符号。由于奥古斯丁的影响，艺术的符号性成为西方中世纪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

由此可见，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西方中世纪教父时期的美学思想与基督教神学思想是融为一体的。奥古斯丁的美学思想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美，而是上帝的至美，因为在他看来，美是上帝的名字，世界中的美不过是彰显了上帝的至美的结果；奥古斯丁美学思想的方法不是推理或论证的方法，而是启示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上帝是不可证明的，

上帝只存在于信仰中。值得注意的是，奥古斯丁的美学思想体系不是建立在纯粹的理性逻辑范畴上，而是理性与信仰紧密交织在一起，蕴涵着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和理论缺陷。然而，奥古斯丁的美学思想与古希腊罗马执著于事物的形式因的美学倾向相比，又有矫枉过正的历史作用和理论价值，它从宗教神学的维度启发人们：美具有永恒魅力的原因在于美是有几分神性的，真正的美学和艺术应该把人从具体感性的美引向理想的美本身。

奥古斯丁的美学思想是西方中世纪美学的规范，不仅符合当时的美学和艺术思潮，而且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我们要全面分析、评价世俗文艺，既要肯定其正面价值，又要看到其负面作用。在当代审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市民文化崛起，尽管产生了不乏有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但相当多的艺术作品追求感官刺激，沉沦于颓废虚无，抑制崇高而自甘平庸。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古斯丁认为世俗文艺亵渎神灵，对道德具有破坏作用，对人的灵魂有腐蚀毒化作用等，就决不仅仅是片面之谈。因此，在建构当代审美文化的过程中，对大众的审美趣味不能一味迁就，而应当通过规范、引导，提高公众的审美趣味，提升人文理性的关怀。

参考文献：

[1][古罗马]奥古斯丁. 忏悔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古罗马]奥古斯丁. 论三位一体[A]. 外国美学：第十七辑[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波]沃拉德斯拉维·塔塔科维兹. 中世纪美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英]鲍桑葵. 美学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责任编辑：张玉璞

Beauty Be Sacred

——The New View on the Aesthetic Ideology of Aurelius Augustinus

Guo Yu-sheng[1], Xue Yong-wu[2]

(1. *Chinese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2. *College of Language Litera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As the mo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figure in the Godfather Period of Western Medieval, Aurelius Augustinus regards God as ontology of beauty and ponders aesthetic problem from the angle of the Christian theology. His ideology on the beauty of God, of spirit, of substance offers the completely new thinking for solving the oppose in the Aesthetics of the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between the concrete, changeful, limited beauty and universal, eternal, infinite beauty. He draws the idea into Aesthetics on The oppose, unity, harmony, setting between beauty and ugly, gives ugly the particular aesthetic status and enriches the categories connotations of the Western aesthetic history. He devotes his mind to mans bosom worlds as he expounds aesthetic experience.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s aesthetic ideology and the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So he determines the elementary developmental headings of the Western medieval aesthetics from many aspects. He insists that the art should bear metaphysical values and its role consists in singing God or serving for religion theology; thereby he establishes the comprehends of the Western Medieval on artistic status and function.

Key words: Aurelius Augustinus; the Godfather Period; aesthetics ideology; God; sacred